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

[illegible]侃

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益輕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就忠活脫)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

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之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

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

陛○按

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陡結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晝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積諼疲人於一戰者絕殊衰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

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當
觀於内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柰何觀於外將校
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
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
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
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
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
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
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

有味

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梏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餘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乎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楊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乎不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又一感一歎

後世事君者不復有此一副心腸誠然可歎其文章節奏特纏綿委曲無限情致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来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珎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蘓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還稱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予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余平生最愛這一段慷慨風流因欲廣蒐此類著一書名英雄覽有志未就也東坡亦同此心故録出之耳不自立論也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群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上俱阮語）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

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蝨乎吾故書之為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亦是愛而録之非務勝之

王景文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

（頋子自號信天翁其趣同）

（此）

任運千仭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

将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将費禕從客坐談斃於

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

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

（省捷）

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

（文過語亦韻）

景文正與客棊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

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

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明帝悖主也而詔語大是造理之言故東坡録之

送于佽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〻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

華

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又擾又世情）
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
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又一番狀）
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
者為正是淂為正也歟故吾頤為予言其正予將終身
樂而不慭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達者之見辯士之口讀罷可以起舞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涵泳數語）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

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精）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
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
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雜與俱活）
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
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
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
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

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吴君彦律有志於學
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妙道不可以告人而可以告人以其不可以告人
者告人是真告人此篇引而不發可謂方便濟人
者矣

[illegible]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吴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

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使人正襟斂手而讀之者左傳也使人手舞足蹈而讀之者莊子也東坡得莊子意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下面實有數事作証又先云爾方見赤）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驗）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来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

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却有至理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

（精語）

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㝵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結令雋

東坡文字妙在鼓舞㝵一玄論必鼓之舞之以盡變兔起鶻落自有餘態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黄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

以知微重永

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輙嬉笑捨去遇其欲畫不論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東坡善畫故知畫知畫故言入底裏

[illegible]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參悟）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此轉更精）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

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如後世理

學名公未必善作詩文

書東皋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為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即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

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盖專以自為也（陡接）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醖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上文侶柳東皐太過浮屍方潛逸有味）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豫刺死日自為墓誌予盖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東坡若曰已不能飲而喜人飲則與東臯子意趣
未睽也以此寄尚友之意

書黄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忻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婦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精語）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扎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更入○進）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道中不涉諸趣由趣乃以入道此為中人以下方便設法在上乘則不須也

蘇長公小品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

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栁子厚牛賦
以遺瓊州僧道賛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 諦、緩、彌、
迫
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慘不忍讀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偈
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

純字參禅

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
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

文章之妙

自然塵鄭亦復如是

自然勻平無有麄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
有跡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剎那頃轉八
十藏無一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瀺已復還其
經。

故是慧心人

金剛經䟦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抄常以手指作提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奇）濕凡見聞者執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又奇）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為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談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著為金我觀談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

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巨見使此經瀆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譚君特富兒佞佛者耳東坡盖反詞以藥之然亦諫直相半

記劉原父語

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

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

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東坡特愛元龍而託之原父耳意氣猶上不顧世

有側目人

脩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麽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

即得無所住第所教我者是如此否曰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嘷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嘷裏面譬如江河鑑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東坡之於禪襲取也觀此篇執捉尋索使倆盡露矣然正可資吾輩商量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儕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有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

語故錄之

大是警醒

夢中作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子瞻以口語得罪故託之夢言

別王子直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扵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扵合江之行館淂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扵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不矜語言脩然意表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脩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盖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脩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

加於煮食時也

世之學佛者皆務深求之千蹊百徑轉益迷悶東坡乃更淺求之淺求之以出其眞味而後精深者有所依而立或問聖人之道何在余曰在爲善々在何處予曰在孝弟亦猶是也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

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
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
岳下云

並資玄解不徒志異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為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

遂大咲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譚笑之語聊復識之

荀卿所謂察辯之士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𩀌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止乞頭則不賭矣不賭則不輸矣唐高宗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何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净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盌水如何漱淂坡云慚愧闍黎會淂

無諍三昧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斿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白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覆當常以

得此切記

施人

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䖍云非敢慢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為真耳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牵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

妓樂紛然刧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美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可資邊計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

遺魯連不得作說有態

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

句新妙

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

食雖八珎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净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高僧

僧文葷食名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散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善格物

劉聰吴中高士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石普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寔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可見妖由人興

勃遜之

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淂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居然端人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淂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淂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事皆近厚而意趣有別

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芝産糞中造化固爾未足多異

勘透人情

求醫診脉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盖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

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盖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寔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開心見誠用人便是大英雄事

目忌點洗說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潛云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名言

荔支龍眼說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為評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齧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蝤蛑也戲書此紙為飲流一咲

無往不韻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之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

於虎信札

能道至德章法亦自燦然

作苦語令人惻然

記故人病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後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嘿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咲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病非吾之所怖也余曰有行乞於道傴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咲之有千斛之粟而無

一盂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利之語也如有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寔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乗戒之言不妨痛切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牒公攝録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及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

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意調稍平）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祿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祿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得此方有典據）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

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東坡不為人作諸狀故敘事少此可概見

[illegible]

南華長老重辯師逆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慍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耶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

（不言五者渾雅）

（引事本起下南華故棺事故須着此數語淵泳）

里有不悅師者塟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攺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鳥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此是主意

禪家言體不化而如生者甚多恐亦有所附會且至於死則衆流歸盡是區區者曾何足言惟得東坡文差可以死矣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若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殊有至理）所以因慨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

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絶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虫館於吾後滋味葷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虫自今日以徃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疵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

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

所謂亦復何須得食

終以是為愧兮

不避粗俗轉更精研

東坡酒経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十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

盖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

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肉帳酒薄筆成美書太史尚矣此亦其支流也

補龍山文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觧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予迺戲為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讌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楩楠競秀楡枋獨脫驥騄交騖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韈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衎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戴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太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 右解嘲

蕭然有致

傷春詞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為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為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法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跡兮蓊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夭桃之欲然

燕嘵嘵而稚嬌兮鳩轂轂其老怨蝶群飛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讙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宂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求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月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後覩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予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悽其欲絕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鈆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生哉論）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事不同而理同凡悟後引証皆如此）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此句冷雋妙絕）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

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頃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辨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盖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黄州東坡雪堂書

叙致粲然

議論勝自是宋文而指趣則清雅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善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

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結處指實）

因供叅寥故再作此文却借佛印刻石起本又假設參寥之言引入純用虛機須是覷破

李龍眠善畫而壽說者謂內煙雲供養耳與此理迴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作而為聲發而為光流而為味蓄而為力浮而為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為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

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不豫知可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為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為志氣死為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為體為精死為魄為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為列星敬之信之寄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精華逆溢熀熀煜煜如百千日淮南子得意文字

略可擬之

跋王氏華嚴経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経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聞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以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経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予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

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灋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人情蔽惑每每如此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背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虜國者也其為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頗壯

不掩其疵

又亦然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公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措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書淳于髡傳後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卒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能知也

知否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語活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不用虛而韻足不模寫而景足如畫家蕭蕭數筆

含意無窮此等在坡集皆上乘也

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造化佳勝往往而是只為無閑身便至當面蹉過讀此可為恍然又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余深領此趣難以筆舌讚也

花木去取亦須待有識人也

記遊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脩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

徑歸矣却得乞橘事點綴餘景

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藂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結冷

委虵寫盡樂趣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蓁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

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言簡趣多曲折有法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嘗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跋有玄理

題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輙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殆是類也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假語狀真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

頭鬅鬙耳卓朔達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相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口角儁異思路靈通

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荅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百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資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也

跋南塘挑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有雄入九軍力量方可參禪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二者不能然託於椎陋以戲侮来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盖廢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即今諺云風子）

書贈魯元翰暖肚餅

公昔遺予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為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為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此內養訣借事作戲

書臨皐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洞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画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所貴當家

題雲安下嵓

予瞻予申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既見好遊且嘆世途

書畫辟易石

灵辟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巉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辟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澹然忘言

書墨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輙出品試之終無墨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相黑時嫌漆白方相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茶墨白黑東坡每每言之而此冣勝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彦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為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黯然銷魂故不待言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誠然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灶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所不知者何人也（無要緊有風米）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墨事凡三十餘題此最韻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来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回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只如此自好知否知否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

然則物之貴賤何常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㪚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類然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淂其粗俗而已

書吴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吴政（結、滑、簡、雅、）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良可歎息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洋洋來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澹然

書鳳咮硯

僕好用鳳咮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淂真者為黯黯灘石所亂耳

須與拈破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浔意自别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琹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㝡琴之玅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琹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玅

余雖不解琹知是解人語

琴資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習故諳諳故言而中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闍黎夜坐、飢甚、家人、煑鷄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灋、舟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有可記便是妄語、有不可記亦是妄語、痛與掃盡

記石塔長老答問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個是塼浮圖邪居士云有縫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不惟可作禪師乃亦可作宰相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上文痛切此句温厚）自余少時見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

余曰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余自少服此戒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凉時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裌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感時撫事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霅壽

逸少書詎須更贊一辭只如此便見鄭重之至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此語最公）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冣踈謬余嘗於祕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黄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絶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蓄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来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来黄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黄白有餘藥〻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過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無限波致亦復當心也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琹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勘○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琹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頤師宴坐靜室自以為（想○頭○玄○）琴而以學者為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頤師（取○宇○大○妙）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此等題清遠為上意解次之王夷甫猶嫌太鮮明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文至東坡真是不須作文只隨事記録便是文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䟽矣

題跋語大抵賛其瀟䟽

題壽聖寺

蜀人蘓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嚚之話羅浮之勝至暮迺去

文字造妙時可以廢巧尚直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為當世第一多以為不然然僕終守此說也不言所以但持之甚堅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輙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去也

神奇語

蘇長公小品終